

## ~氣通~

老闊把每顆 7 元的水果糖，每 100 顆裝成一罐，買 8 罐要付多少元？ $100 \times 8 = 800$ ， $800 \times 7 = 5600$ 。

正在訂正「老大」的數學考卷，準備應付下星期的月考。「老大」一付無奈坐在桌前，看著數字「5600」滿臉疑惑地，重覆地說著：「答案對啊，為什麼，老師畫一個大『×』在考卷上。」我要「老大」再讀一次題目，再算一次答案。所以看到了一樣的算式： $100 \times 7 = 700$ ， $800 \times 7 = 5600$ 。對啊，還是 5600。「我算不出其它答案。」「老大」理直氣壯地回著肯定的答案。在桌旁的一個人正累積一股「火氣」，對著「自以為是」的「老大」。

順勢改了題目，問著：「如果把題目改成買 10 罐要付多少錢？」「老大」拿了空白紙張，有點不耐煩地又開始算：「 $100 \times 7 = 700$ ， $700 \times 10 = \dots\dots$ ，」停頓了半晌。答案空在那兒，空氣正凝結，窗外頭，雖是晴空萬里，房內似已開始「烏雲密佈」，一觸即發。指著「老大」，有沒有學過二位數以上的乘法，老師有教嗎？有二層的乘法計算，例如：

$$\begin{array}{r} 35 \\ \times 45 \\ \hline 175 \\ 140\phantom{0} \\ \hline 1575 \end{array}$$

其中「175」是第一層，「140」是第二層，把這二層相加，這樣的乘法，「老師有教嗎？」我問著。

「把數學課本拿出來，我看看。」我繼續說著。「我沒有帶回來。」「老大」回著我的要求。「有沒有數學評量的參考量？」我再問著。「沒有，在桌上，但是昨天『媽媽』跟我都找過了，不見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這般氣壓已經低到，到了颱風風暴的程度，不是只有幾滴雨的烏雲。今年第 18 號颱風，破天荒地在陸地生成。從烏雲，直接「破表」生成了強烈颱風，1 小時內生成。對著「老大」的「心不在焉」、「自以為是」。在那一瞬間，「狂風暴雨」、「風雲變色」。頓時，吹熄自以為是的「熾火」，顛覆了「心不在『淹』的「焉」。在「媽媽」開了房門，探知究竟的瞬間。眼淚竟也稀哩嘩啦地兩泉瀑布，渲洩而下。小孩的不專心，一次二次，又一次，再一次地「出包」，拉昇起心中的怒火。

憶起工作裡，對著學生的不專心，一再地給機會，最後，用力打出了「降龍十八掌」，拍

到會議桌上，牛頓第三運動定律，導引著「反作用力」，刻痕在手心，烙印在心中。不痛嗎？「痛」啊！痛在「身」與「心」。在逐、喝、斥、颺裡，有著難得與不捨。依著傳承，割捨才得顧全大局。割捨裡，得以引以為戒。對著正看著這齣「降龍十八掌」戲碼的戲迷/學生，除了 shark 外，該是想著，多努力些，省得被掃到颱風的殘餘勢力(風颱尾-台語)。氣運裡，拿著薄紙，丟向標地物，薄紙在眼前緩緩飄下，殺氣卻直奔標地物，奔騰而去。「氣」到了，「人」也跟著醒來。隔天的報告，工工整整、整整齊齊、井然有序；氣運裡，握著多汁蔬果，要求標地物先閃，然後丟向移動前標地物的方向，汁液瞬流——在彈炸那一瞬間。只是想製造效果。宣示著工作的使命感。想待，就得依著傳承，想與眾不同，就得嚥得一口氣，撐住喝責背後的歷練。

彩霞，rainbow 的美麗，不總是在驟雨後的瞬間。「氣」裡，有著脈絡哲學；「氣」裡，有著鋪陳的軌跡。「氣」後，看著「老大」，坐在桌前，一絲不苟的算著每道問題，不再「強詞奪理」地用著「心算」，數著「數字」與「進位」，一步一腳印地，把每個步驟在紙上留下痕跡。再走進房門，「爸爸，你看，請您檢查，我都會了……」「老大」說著。「老爸」其實並沒有「征服」的快感，烙印在心坎的反作用力，順著「老大」話語，不知覺轉化映成關注的眼神，看著「老大」。「不錯，就是這樣。」看到「老大」嘴角笑了——這「道」理，有著「氣」通，神清自然而氣爽。

~秋風/王旭正~